

我喜欢陪王观泉先生喝酒，因为在我眼里他就是“酒仙”。杜甫称赞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”，而王观泉则是“老王三杯话千年”。

最近几年，我和丁言模兄时常相约带着一些小菜，一起去看望王观泉先生。言模兄是向他请教学术问题，而我是为了听他“嘎讪糊”，为我任职的《上海滩》杂志组稿。果然，每次他老人家只要三杯“二锅头”下肚，便会手捋白胡须，开始“嘎讪糊”了。他笑谈古今，臧否人物。说到精彩处，更是口吐莲花，妙语连珠，令人钦佩，毋庸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。

记得前年6月里的一天，我和言模兄又去拜访王观泉先生。刚坐下，他尝了一块言模兄带去的红烧肉，喝了一小口“二锅头”后，就和我们聊了起来。我想起前不久我请叶永烈先生写一篇有关陈望道先生的文章时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只见他“嗞”一声，又喝了一口“二锅头”后，对我说道，陈望道先生在1920年就用中文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了不起。但他将《共产党宣言》那句著名口号，译

成了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！”与后来流行的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有较大不同。

此刻，他又抿了一小口酒，吃了点菜，认真地对我们说，除了陈望道先生的版本外，《共产党宣言》还有好几个中译本。除了刘师

《共产党宣言》中的那句著名口号

葛昆元

培的那个版本没有翻译这句口号外，其他版本都译了。1932年，华岗的译本将这句口号译成了：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！”而1938年在延安由成仿吾、徐冰翻译、乔冠华校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，将这句口号译成了“一切国家的无产者，联合起来啊！”博古译本中的口号则按陈望道的译法。

说到这里，王观泉用筷子轻轻点了点盆子说，奇怪的是1945年由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，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瘦石译本中，却将那句口号译成了“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”。这是比较接近华岗的译法。而这个中山

文化教育馆是由孙科领衔，由蔡元培、戴季陶、史量才、叶恭綽诸元老组成的。该馆还曾接受过陈独秀的推荐，翻译出版了《资本论》。

我惊讶地对王观泉说：“您的研究真是细致。一句口号，各种中

文译本您都作过比较研究了。”他听了，冲我一笑，说道：“这还不够！”

“难道还有其他的版本？”我问道。

“对，真是如此。”他肯定地说。

原来，早在1919年苏俄印制的“代币券”上就印有这句口号的中译文字。说毕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写字桌前，在一大堆书籍文稿中，抽出几张复制的苏俄“代币券”给我们看。他指着上面的各种文字说，当年在这张代币券上，分别用德、法、英、意、俄、阿拉伯、中文印上了这句口

号。中译的文字是“全方贫工之联合”。这是最简短的中译文。我问，这句口号还有最长的中译吗？他即刻告诉我，有啊！那是1919年8月，俄国工人声援中国铁路工人改善生活条件斗争的通告中，将这句口号译成了“愿各国工界互相联合，从此化除国籍意见，视全球为一家”，共23个字。

说到这里，他又开心地笑了。

王观泉先生生于上海，他自称是上海“土著”。上海解放初，他应征入伍，后长期在北大荒、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工作、从事学术研究，在中共党史、中国现代文学史、欧洲美术史、鲁迅美术思想及活动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。退休后，他偕夫人鲁秀珍（《北方文学》原副主编）回上海安度晚年。我们才有了时常向他请益的机缘。

今年春节前，他的夫人去世了。他很哀伤。我去看望他，并和他相约过段时间，我们继续陪他喝酒，听他“嘎讪糊”。可是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今年6月11日，“酒仙”王观泉也仙逝了。我在震惊、悲伤之下，更多的是遗憾……

日本有不少名城，如京都、熊本、松山、姬路、名古屋……让观光者领略后不胜惊叹。但日本导游阿亮说：“没去过郡上八幡，你就不知道日本的古镇老街有多美。”

我是今年暮春时节去岐阜县游览的，在长良川上游与其支流吉田川汇合处，我找到了被誉为“水乡之城”的郡上八幡。乍一看，这座古城外貌很有点沧桑感，但历经风霜的街道与旧宅并没有被人破坏，空气也没被污染。沿街的红壳格子老屋排列得整整齐齐，眼帘中的民舍精致而小

逛郡上八幡古街

曹正文

巧，笔者仔细打量，这一幢又一幢老屋，无一不洋溢着静谧而闲适的风韵。

我在街上兜了一圈，逐一见识了那些上了年纪而洋溢着遗风余韵的老房子，这才发现同样玲珑的老房子居然式样不一，风格各异，从屋檐到窗子，从门环到立柱，各有巧妙不同，仿佛每家的主人都在争奇斗艳，以其独特风貌而引人注目。有趣的是，几乎每一家屋前都栽满了色彩缤纷的花木，有的是精致典雅的盆景，有的只是几朵不起眼的野花，但开得好艳。古镇老街的风貌仿佛是溢出包浆的古董。

而屋前的走廊上一律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有几家住户在临街门前又进行了精心设计，有的住房占地稍大，就在门口堆个假山，在水道上架一座小巧玲珑的红桥，很有诗情画意。

那长长的水道，围着老屋延伸得很远很远，据当地居民说：是十七世纪为了防火而筑造的，今天已成为此地的一道风景线。水道内的水清澈洁净，流水潺潺，缓慢流淌，一位居民说，此水可以饮用，但主人主要用它来浇花。

郡上八幡是岐阜县的

一个老镇，以水、舞蹈和传统工艺品闻名于日本。由于古街静悄悄的，我去的时候，十点不到，走了五六条街，还没见到几个人影，真的很适合悠闲地散步。十点过后，老街上小店才陆陆续续开了门，店主笑脸相迎，在店内见到日本不少好吃的土特产，几乎每家店铺都准备了一次性的小杯子与刀叉，让你先品尝，其中一种香菇汁，喝下去味道特别香浓可口，我想过一会儿买，不料与旅友汇合后，由于时间已到，就赶紧上了车，结果没买成，想去其他地方买，但再也

没有见到，真的好后悔。郡上八幡的歌舞也很有名，那就是“郡上舞”，它起源于日本德川家康时期，每年七月至九月上旬，当地会举办“郡上舞”节，男女老少一起在晚上跳舞，那舞蹈类似阿波舞，不仅当地人爱跳，旁观者也可加入，因为这种舞蹈动作简单，跳起来很轻松，一学就会，可惜我去早了，未能一睹“郡上舞”的盛况。

前一阵，为照顾在家的儿子，我特意请了几天假陪他。那天晨起，趁孩子还在睡觉，我难得偷闲端坐客厅，欣赏起窗外的雨天。

雨势迅猛。淅沥的雨水有时就像天然的打击乐手，遇上风的鼓动，总会在钢窗玻璃上时疾时缓地敲打出叮叮当当的乐声。如果你此刻能稍稍静下心来，细细观察雨中的窗子，在灰蒙的云天背景下，窗间盛开着大大小小、姿态各异的晶莹银亮的水花，窗棂上弹落的芝麻般的小水珠，恰似水花的花蕊，漂亮极了。你再细心观察，那谢去的水花又瞬间凝聚成滚圆的水滴，像一尾尾透明的蝌蚪扭动着尾巴，在窗玻璃上拖拽起一条条小溪，仿若奔淌云空。这番景象望久了，窗前的水花、小溪不断交替的画面，加之叮叮当当的“乐声”，让你大有一种坐拥天籁在云霄的遐想。

窗前顾盼，迭生遐思。所谓“景由心造”一语真是不虚矣。这样想着，刚醒来的小儿，揉着惺忪的睡眠从卧室走出。我问他：睡觉时听见雨声了吗？他用一脸惊讶的表情回答：这么大的雨怎会听不到呀。我顺势又问

“候鸟”生活不妨租

李国华

老年人采用异地租房过“候鸟式”生活，今后会越来越方便。因为国家正在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，从土地供应开始增加租赁住房的建设和投放，要求加快组建住房租赁企业，并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品库存量也较大，这说明各地的房源比较充沛。当然，有些城市由于中介服务尚不完善，异地租房肯定需要事先多做点“功课”。但是相信这样的尝试会越来越多，也会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带来快乐与幸福。



灯花

八幡有个民俗馆，介绍当地的民情与风俗，我见到一群孩子在参观，听讲解员介绍八幡的历史与民俗，这个古镇的历史蛮悠久，据说十六世纪初已有镇的雏形，后来就修建了“城下町”，我今天见到的八幡古街，是二十世纪初修建的，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。

郡上八幡城堡很古老，也很雄伟，白墙灰瓦，古朴雅致，是日本永禄二年建造的，在日本昭和八年又重建，这是日本全国木质结构中最古老的城堡之一。这座古镇的小驮良川上有座清水桥，还有闻名遐迩的名泉与钟乳洞，因为我们要赶到白川乡，就只能与八幡古街作别了。

临别，我回过头再看一眼宁静的古镇，真让人流连忘返。鳞次栉比的古老民居连绵相拥，屋前屋后绿树花红，风过处，屋檐上的风铃便清脆地响起，叮叮当当，落叶纷纷，又落了一地花香。

越来越多老年人心仪“候鸟式”生活：夏天到北方避暑，冬天去海南取暖。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确实很吸引人，除非“下手早”，否则“一南一北”两套房子的代价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。即使有房，异地住房的空置也是不可避免，无疑是种浪费。

没有条件置业，又看着亲友们心动的，不妨转换一下思路：变购为租房。租房是一种很灵活和简便的居住方式，选择面就大了很多：到南方取暖，可以选择深圳、广州，甚至可以选择北海、汕头等三四线城市；到北方避暑，可以选择青岛、大连，甚至可以选择伊春、敦化等三四线城市，这些城市的租金还相对便宜。住房租在哪，就可以让视野更加开阔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老年人采用异地租房过“候鸟式”生活，今后会越来越方便。因为国家正在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，从土地供应开始增加租赁住房的建设和投放，要求加快组建住房租赁企业，并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品库存量也较大，这说明各地的房源比较充沛。当然，有些城市由于中介服务尚不完善，异地租房肯定需要事先多做点“功课”。但是相信这样的尝试会越来越多，也会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带来快乐与幸福。

三十年前我刚踏入职场时，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那时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正开始，周围一些活跃的人已经兼职下海，并且经济状况有了改观。

记得当时我身在银行最基层岗位，耳闻目睹这种状况，与单位里其他小青年一样对本职工作显得很不安。领导看出我们的情绪，为解决我们思想问题就开会训话，大概意思是教育我们不要眼高手低，看别人做生意赚钱也要跟着去，其中还特别讲到一句说，来这里上班也是一种赚钱。

这话当时从领导口中讲出来算比较新潮，而且也实在，这让我首次认为革命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奉献，也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，但认识水平在提高，收入水平却平移，赚钱与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
说句实在话，在本职工作中挣钱吃饭，起码衣食有基本保障。但要赚到数量比较理想的钱，就实在不容易了。工作四年，我消费很少，才一共攒下三千元，而年龄已到26。后来向领导争取，并通过考试得到一个上大学的机会。毕业后转入上级机构服务。进入九十年代，上海银行业迎来一个发展新机遇，水涨船高，个人收入随之提升。记得当时同事算年收入，一般员工一年也有两三万元，这在当时让我兴奋不已。后来逐年增长，达到四五万。但是当时不少人并不通过工资奖金收入来改变生活质量，认认证、股票、做生意等等，在上海平民阶层中造就了新一代富民，使他们成为上海人发财致富的榜样。虽然，下海也好，投资资本市场也好，发财的过程起起落落，风险不断，但是毕竟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。

虽然我希望发财，但至今还是没与生意沾上边。赚得比较多的钱财来自笔，在本世纪初的四五年，我拼命撰写散文、新闻等稿件，向全国各地媒体投稿。拿当时上海银行业内一位行长的评价来说，我是相当勤奋的。自己粗略统计过每年的稿费收入达到年工资总额的一半，连续四五年，积攒起来比较可观。这笔钱成为我成家的基本费用。

如今我换了单位，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，收入水平相对过去，要好很多，算赚上点钱了，但距离发财还很远。我和大部分上海本地人士一样，因为有着过去福利分房的待遇和结婚买房的机遇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，用房产价值来计算财富水平的话，账面富贵也算是有的吧。

认真回顾自己三十年来赚钱的经历，谈不上发财，挣了一些钱，但基本与工资无关。其实很多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定律都是相同的——工作是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，而不是来发财的。



发财这件事

麦客



猛虎下山（摄影）

马刚毅

七夕会

表达不清晰，有些别扭，同他商量可否直接写出治水的年份。儿子撇着嘴，想了一会儿说：治水十三年。当写第四句诗时，儿子一面用手在胸口向我比划着，一面抑扬顿挫地念道：胸前佩官印。我一脸疑惑地问他：为什么这里要用官印呀？儿子回答：京戏里面，古代当官的为老百姓办好事，皇上表彰他们，就会在这些官员衣服上绣上官印。儿子这番释疑是否合乎京戏官服的本义，我想对稚气未脱的8岁学童已不必苛求，关键是他所想要表达的诗意已“昭然若揭”。这时，儿子带着孩子的天真，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说：官印的“印”与第二句英雄的“英”是押韵的。

窗外一阵电闪雷鸣，瓢泼大雨在钢窗玻璃上，依然时疾时缓地敲打出叮叮当当的乐声。手头适有一份刊有外埠水灾消息的报纸。虑及天下苍生面对雨水的所感所思所遇各有不同，早先窗前亮晶晶的水花，从我的心绪倏地失落，只余奔淌在灰蒙云空的“小溪”，而那“小溪”突然犹如滔滔洪水。我心底不由自主地又轻轻吟起：“听雨想起禹/禹是治水英/治水十三年/胸前佩官印”……

时他还真能胡诌几句似诗非诗的句子。今年3月“惊蛰”节气过后没几天，儿子兴冲冲念给我听他写的一首“诗”：大雁从南归/树木爆青芽/蛰被春雷惊/清湖游满鸭。他还不忘加个题目叫“春初”，并嘱我在手机上写下来，诗的题目下边还要署上作者的名字——徐大谦。

儿子早饭还没吃，就向我嚷嚷着诗的第一句已好了。他说开首一句为：听雨想到雨。于是我拿出手机想尽快帮他记录下来。儿子见我边听边写，便径直走到我身边，依偎在我的臂膀，一屁股坐在我大腿上，念念有词地读着手机屏上的每一个字。但当最末一个字念毕，他一脸不快地对我纠正着说：最后一个字不是“雨”，是“禹”，大禹治水的“禹”。我听罢儿子对“雨”字的纠正，心里霎时一个腾跃，暗暗叹道：这首诗有戏了。由雨跳跃到人，如此大的跨度、如此大的联想，真是童心无忌更无羁。儿子见我改好了“禹”字，第二句脱口而出：禹是治水英。他同时向我强调最后那个字是英雄的“英”。少顷，第三行诗也来了：治水多少年。我听了觉得词义

听雨

吴伟余

他：听到雨声有何感想呢？儿子才上小学一年级，但已认识了好多字，平时喜欢阅读科普类书籍。我这般提问，主要是为了鼓励他对自然气象要关注，从而生发对周遭事物观察的兴趣。尚未等他回答，我接着心血来潮地给他布置起家庭作业来了。平常孩子的管教统由太太负责，我鲜有置喙的机会，趁着今天好时机，我“篡权”了一下。我说，你就根据“听雨”为题写首诗好吗？出乎意料，儿子爽快地应允：马上就写。

天底下盛满温情的，是父母的雨。孩子首任老师是父母亲。受困于当下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催命符压迫，家长大都早早地就让孩子上各类学前班。我家儿子似乎也难免俗。本应天真活泼、充满纯真的越年龄的小孩，都被迫圈赶在一个个早教班中。孩子无奈，家长疲累，大家都却乐此不疲，可见社会环境使然，让人难辨东西。如此这般，许多孩子还没有正式进校门，已可认干把字了，并能煞有介事地捧书阅读。儿子上幼儿班学习背诵唐诗后，经常自说自话地称自己也能写诗。有

养育



夜光杯